

## 第一回 小書生讀書豪飲 老奸臣闖席成仇

詩曰：

男兒少小教須嚴，莫逞風流聽自然。  
白玉方為席上寶，名花不向道旁妍。  
行奸歷歷神書錄，戒色昭昭天榜傳。  
守得堅貞松柏志，風霜凜冽不知寒。

這首詩，是名人所作。大概說，從來才子佳人配合，是千古風流美事。正不知這句話，自古到今，壞了多少士人女子。你看，端方的士人，貞潔的女子，千古僅見，卻是為何？只因人家子弟，到十六、七歲時節，詩文將就成篇，竟自恃有子建之才。人品略覺不俗，便自恃有潘安之貌。卻不專讀聖經賢傳，兼喜看淫詞豔曲，打動欲心。遇著婦女，便行奸賣俏，遞眼傳情，思量配合個佳人，做個風流才子，方為快心。弄出許多傷風敗俗的事來，以致德行大傷；功名不就，豈不可惜。人家女子，到七、八歲時，父母教他讀《孝經》、《小學》、《烈女傳》等書，指望他知書明禮，能寫能算，日後主掌中饋，做個敬備四德的淑女。有一種聰明乖巧的女子，讀了幾年書，把針指女工倒拋在半邊，喜歡去尋閒書觀看。到十五、六歲，情竇已開，妝臺廢和，月下傳吟，自道是個當今才女，見了俊俏書生，便動了憐香惜玉的念頭，不管綱常倫理，做出風流事來，玷辱門風，反不如裙布釵荆萬倍。那裙布釵荆，聽憑父母配個貧夫俗子，他先看夫妻是前緣分定，苦樂自甘，倒有貞烈自許，做出驚天動地主持名教的事來。所以說才子佳人配合這句話，壞了士人女子的腳根。

如今待在下說一個忠烈的才子，奇俠的佳人，使人猛醒風流中大有關係於倫理的故事。正是：

偶探青史弔千秋，是是非非莫細求。  
達者妄談皆可喜，閒來說夢亦消愁。  
言關古道聽偏倦，語出齊東說恐休。  
欲問閒情破岑寂，此書堪與寓雙眸。

話說宋朝慶元年間，浙江嘉興府秀水縣，有個公子，姓梅名幹，表字傲雪。論其相貌，生得丰姿俊秀，宛如一個美人，然溫中帶厲，令人可親而不狎。論其品行，激烈慷慨，好像個俠士，然剛柔相濟，遇事能屈而又能伸。他平日最恨的是詩朋酒友，群居談笑。所以巨卿富宦，稍或不端，便不相往來。即來亦閉門不納，恐洩了他一般，猶如伯夷之清。卻又作怪，若是遇著義俠之流，就是他出身卑賤，便結為知己，又如柳下惠之和。更有一節好處，財色二字，操守更嚴。德怨相加，報施不爽。他的父親諱馥，表字挺庵，官居國子祭酒。為人忠烈，不趨權勢。家園淡泊，惟有薄田百畝，城外茅舍一所。因夫人邢氏早亡，無人掌管，見公子年紀雖小，且自聰達，所以留主家事，梅挺庵在朝中。公子年已十六，尚未配親，公子也不在心上，每日只是閉戶讀書。貼身服侍的童子，叫徐魁。每夕喚他取一壺酒，執壺侍立，自己把書來做了下酒之物。讀到君臣會合得意處，該奉賀一杯，徐魁斟上，飲了又讀。讀到奸臣弄權憤怒處，該罰一杯，徐魁斟上，飲了又讀。徐魁見主人如此讀書豪飲，便徹夜侍立，毫無倦怠。

一晚間，徐魁問道：「相公，書上都是古來臣事君的好歹，載來傳與後世揚名遺姓。假如奴僕輩，在主人面上，有好有不好，也載著麼？」公子道：「不好的不可說，好的盡有。國有君臣，家有主僕，一樣的道理。當初有個李善，是為幼主掌家財的。還有個馬義，因主人負冤，去擊登聞鼓，蹈釘板，感動天庭，長夜不曉，冤始得白，後人傳誦為未央天。總之，不論上下人等，做得個不朽之事，便是傳名不朽的。」正是：

我望前人為古人，後人又以我為古。

一夕，梅公子讀到淮陰侯傳，不覺撫几長歎道：「古之所謂豪傑，必有過人處。大凡不能下人，匹夫之志也。不能忍袴下之辱，焉得有漢將之榮。」徐魁執壺在旁，聽見主人把韓信贊歎，說道：「相公，這節事小人聽過說唱的幾遍，最耳熟的，該賀三大杯。」公子道：「你且說怎麼該吃三杯？」徐魁道：「韓信能忍袴下之辱，正是他過人處，該吃一杯。後來築壇拜將，為漢王創莫大之業，又該吃一杯。以千金報漂母之恩，難道不該一杯。」公子道：「說得好！」那徐魁便上酒。公子連飲而盡，道：「我今夜相對這樣英雄，難道我默默裡吃悶酒。」隨口朗吟道：

漢代多英雄，淮陰獨絕倫。  
劉項爭逐鹿，功成在一人。  
嗟哉袴下時，所以善屈伸。  
銜恩報漂母，千金何足論。  
我亦志慷慨，蹤跡埋風塵。

朗誦一回，殊為得意。徐魁又斟上酒來道：「相公有詩，不可無酒，再飲一杯。」公子欣然飲盡。徐魁道：「相公，處今之世，當怎樣方為英雄作事？」梅公子浩歎道：「處今之世，所為甚難。外有強寇，內有奸雄，是盤根錯節之日。總有才幹，為了國不能顧家，盡了忠不能保身的。然做臣子的，寧可如此。若一味避禍，難道坐視朝廷大事不成？」徐魁道：「不知老爺近日如何，相公也該去探望探望。」梅公子道：「正是。做官的要忠，為子的要孝。老爺居此險地，我豈放心得下。」一時憂上心來，便恨不得插翅飛到父親面前。因此，拍案而歎，擊落燈花，火已撲滅，和衣而睡，無情無緒，彷徨了一夜。次日早起，即將家事料理，托一家人掌管。收拾行李，備了馬匹，徐魁跟隨，一路進京去不題。

話說那時，寇盜侵逼，國勢衰弱。又奸臣韓侂胄弄權，排斥正士，引用小人。是時朱文公為道學領袖，名重天下。韓侂胄譖之，請旨禁革。君子日退，小人日進，朝廷大權，一歸韓侂胄。所以梅挺庵在朝，落落寡合。只有一個吏部尚書趙汝愚，係武林人，為人忠義，耿介不污，與梅挺庵是同年，志同道合，極相契厚，政事之暇，便會以詩酒。趙汝愚有個連襟，姓馮，號樂天，官居刑部尚書，因見時事日非，辭職歸林。梅公未免治酒餞行。隔日下了請帖，馮樂天約趙汝愚偕到梅挺庵處。把麾迎見，見梅公，馮樂天道：「梅公，

年兄雅愛，實不敢當。只因老韓這厭物，也就是今日相邀，巴不得辭避他。所以小弟竟同敝襟丈，早來到此，年兄幸勿過費。」梅挺庵道：「在此者，只有我輩二、三知己，此外竟無人矣。不期年兄又自高致，撫此時艱，殊深悵愧。」馮樂天道：「弟非避禍苟全。在弟苦無子嗣，只有一個小女，尚未出閣，弟又年邁力衰，何必久戀於此，以貽人笑。」趙汝愚道：「襟丈固是高見，弟非喜處此險地，一時去不得，奈何？」梅挺庵道：「年兄，小弟豈是愛這一頂烏紗帽，戀在此耶。但士各有志，叫小弟讓此奸雄弄權，我竟默默而去，這是死也不甘心的。」

正說話間，家人排上酒席，三人遜坐飲酒。梅挺庵嫌酒味不佳，喚家人再換來。只見有送書禮的傳進，梅挺庵接看，有陶潛歸隱畫圖一卷，名《五柳圖》，又有《詠柳》詩二章：

閒閒十畝畏追攀，好聽枝頭鳥語蠻。

陶令豁莊涵碧水，杜陵草木映青山。

當窗瘦影雲千頃，對戶柔枝月一灣。

西冷桃花渾似錦，喜君婀娜伴春還。

二曰：

雪消日霽澹煙明，乍醉還扶縮別情。

倚塢斜侵青望影，傍樓低轉小鶯聲。

迷離霧籠坡公岸，搖曳颿吹越國城。

可愛當年王孝伯，丰姿恰與結同盟。

三人接來，大家賞玩了一回。馮公、趙公問：「這是誰人，有此高情雅致，吾輩不可及也。」梅挺庵道：「這是門外雲水庵中一個老僧。這庵在柳堤中，此僧不事佛法，以詩酒為樂，故此小弟與之相友。但此僧不常勸小弟急流勇退，我那得就聽他。」馮樂天道：「故此詩章有招隱之意。」正在贊賞，只見家人抬進一大罈酒來，說也是師父送與老爺。梅挺庵大喜道：「天下有這樣湊趣的和尚，來得恰好。」一面吩咐打發回帖，一面就開罈煖酒。

三人暢飲，真正醇醪醞醖，好不得意。馮樂天道：「我三人就將詠柳為酒政何如？吟成一句，飲一大觥。隨飲隨吟，遲則加一大觥。」趙汝愚道：「襟丈就起句，小弟敢不效顰。」梅挺庵命童子斟酒，馮樂天一吸而盡。吟云：

春風披拂舞蠻腰，

梅挺庵又命童子斟酒趙老爺，趙汝愚亦一吸而盡。續云：

嫩綠微黃綴短條。

馮樂天道：「如今該主翁了。」童子斟上酒，梅挺庵將酒慢飲慢想，漸漸一杯酒將已飲盡，只不成句。趙公道：「年翁怎說？」梅挺庵道：「有了。」

未放柯枝縈榭閣，

纔舒眉眼覷谿橋。

馮樂天道：「妙極，當再奉一杯。」梅挺庵道：「怎及得二翁親切丰韻。」趙汝愚道：「如今又該襟丈了。」童子纔斟上酒。只見長班進報：「韓老爺來了。」原來就是奸臣韓侂胄，口心逢迎諂媚，已做到尚書之職。聖上得意，掌握朝政，一應官員，無不畏懼奉承。梅挺庵、趙汝愚、馮樂天三人，聽見說他來，都不歡喜。梅挺庵便罵長班：「蠢才，曉得趙老爺、馮老爺在此飲酒，就該回不在家了。」長班稟道：「小的已回出門拜客。韓老爺的長班說：『治酒為馮爺餞行，纔到馮爺衙裡問來。說在此梅老爺處吃酒，韓老爺故此自來。』」又見兩位老爺轎馬在門首，一時回不得。」趙汝愚道：「真所謂：『樂事不由人事盡，好花偏有兩風摧。』」

只見又一人進稟：「韓老爺已到門，進廳來了。」梅挺庵免不得迎接。到得中堂，揖也不等作完，望著馮樂天道：「年兄好人，一般是餞行，為何就分厚薄，偏辭拒載，先在這裡吃酒？」馮樂天道：「年兄侍奉天顏，朝政在握，諒無暇對飲，所以不敢趨命，實已心醉。」韓侂胄道：「實則沒有閒暇，適間偷空出朝，要與年兄一敘，差人奉邀，曉得年兄在此，所以特來面邀。」梅挺庵道：「若年兄不棄，請屈坐了，飲一杯去。」於是序韓侂胄首席，坐下飲酒。趙汝愚對韓侂胄道：「年兄，今日聖上可有什麼旨意？」韓侂胄道：「有幾個保復一班道學的奏疏，都口壞了。」趙汝愚道：「這節事，年兄還該力贊聖上，崇正心誠意之學，怎可廢斥？」韓侂胄道：「此輩膠柱鼓瑟，行不通的。大凡為臣的，須要體貼君心，上和下睦。我最怪那些沽名釣譽，自降為忠直，觸君之怒，成君之過，到得大事臨身，噬臍不及。受生前之禍，博死後之名，豈不可笑。」梅挺庵見話不投機，又不好辯駁，低頭不語，暗自忿恨。趙汝愚耐不住，冷笑一聲道：「豈不聞孟夫子云：『長君之惡其罪小，逢君之惡其罪大。』人臣立朝事君，自當以道義匡君，獻可替否。難道一味逢迎取媚，把這些正人都趕出去，倒是好險小人欺君誤國的好麼？」罵得韓侂胄變起臉來道：「我且問你，目今席上，那一個是忠臣，那一個是奸臣？」梅挺庵、馮樂天兩人，見說話搶白，心上著急，解勸道：「如此良辰美景，飲酒為樂，何苦把閒話爭論？」各斟巨觥，送到面前。趙汝愚因心下不快，舉杯一吸而盡，說道：「小弟多言，唐突受罰了。」韓侂胄見趙汝愚不用推遜，竟先飲酒，也將來一吸而盡，道：「還是小弟做奸臣的得罪忠臣，受罰無辭。」就起身辭別而去。這是：

水火不合，邪正不投。

一時口角，恨在心頭。

梅挺庵送出韓侂胄，復身進來，對趙汝愚道：「適問小弟不是懼他，故爾云云。但飲酒間，以口角賈譽，殊為無益。」趙汝愚道：「我拚得與他作個對罷了。」馮樂天道：「這樣奸險小人，須要用心待他。」三人又嗟歎了一回，重新坐定，畢竟一團佳會，為此掃興，遂爾散別。後來事情正多，正好看哩。

